



站在狮子岩上

周苡

为了能早日赶到锡吉里耶,我们一行凌晨六点就驱车开拔,三小时的行程虽然有点累,但兴致极高。通过百度初步了解到,锡吉里耶是斯里兰卡的古城,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东北约170公里,位于高约200米的“狮子岩”上,以锡吉里耶壁画闻名于世,1982年被列入《世界遗产目录》。其实,早在飞机逐渐下降的过程中,这颗镶嵌在印度洋上的“眼泪”缓缓出现在眼前时,我曾透过窄小的机窗俯视着这片葱郁的大地,目光似曾瞬间触及到这平地突起的山峰。它海拔不高,只有349米,但在葱绿的丛林中簇拥着一块橘红色的巨石,十分醒目。也是后来才知道,这便是世界著名的锡吉里耶狮子岩。

如今近在咫尺,心中更是万分激动。然而,刚步入景区,那激动却立刻化作失落。举目四望,这景区里竟然没有类似国内景区的游客中心,甚至连售票处也只是一间极简易的小木房,害得我们好找。而景区内外的公路以及游步道都是用沙土铺设的,非常简陋。只是在去服务区的沙路两旁,每隔一段距离就摆放着一块白色大理石,显得十分醒目,不知是何用途?我们满脸疑惑。

买好票,大伙开始往里走,景区内居然没有中文导游。跨过简易的护城河,就进入了“狮子岩”的中心景区。王宫内的道路大都是用大石块或红砖整齐地铺设的。这整座宫殿分为地上部分和空中宫殿。地上部分最醒目是护城河,虽历经千年沧桑仍清晰可见。大道两旁有许多建筑遗迹——突出地面大约两三块红砖垒成的残垣断壁,被风雨、历史的足履磨去了棱角。

一抬头,眼前便赫然现出那块巨大的红色岩石——狮子岩。据说,岩石上曾建有空中宫殿,宫殿凌空独立,似一头庞大的卧狮,故有“狮子岩”之称。它见证了摩利耶王朝的奇迹,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。沿着石阶跟随着从世界各地汇集于此的人流蜂拥而上,经过红砖垒成的一级一级台阶往上攀登,出现一块块巨大的汉白玉石阶尊贵而华丽。不知当年狮子国的工匠们是如何将之搬上这么高的巨大岩石上的?这与埃及的金字塔、中国的万里长城等等世界奇迹一样,仍是个未解之谜。

据历史记载,公元5世纪,斯里兰卡孔雀王朝的迦叶波王子弑父篡位后,惧怕逃亡印度的弟弟目犍连回来复仇,离开首都阿努拉达普拉,迁到此地修建王宫帝都。迦叶波国王为了把这座山峰建成固若金汤的辉煌王宫,费尽心机。但是,18年后,他还是战死在目犍连手下。从此,锡吉里耶古代宫殿被遗弃。

从陡峭的铁梯上欣赏完壁画下来,便到了巨岩半空的一块平地。平地的前方正是整座宫殿的山门,入口处有两只约两米高的巨爪,可以想见狮子魁梧的身躯。而那威武高傲的狮头早已不知所踪,随之化作了风尘的还有山顶那雄伟的宫殿、富丽的庙堂、奇特的水池、美丽的花园……在午后的阳光下,那有些泛黄的汉白玉修建的石阶被时光打磨得光彩照人,熠熠生辉。据说,这些石料全都是从国外海运过来,再搬上这三百多米高的巨岩上的。走在岩顶的残垣断壁上,你仿佛还能看见迦叶波王子弑父篡位的残忍,古斯里兰卡人建造宫殿的智慧,弟弟目犍连复仇之战的激烈,以及千百年来人去楼空的苍凉……俯身近视,这一块块被严重风化的红色城砖,似乎仍可辨出当时工匠们精心雕刻的图腾。

当立于巨岩顶的宫殿废墟上放眼四顾,除南面有一座高山外,其余均平坦如砥,满目葱茏,无数热带丛林植物汇成浩瀚的绿色海洋,印度洋上强烈的海风带着浓浓的腥味穿过丛林,漾起无数奔涌的绿浪,向着整个岛上的巨岩汹涌扑来,如同要奋力撕裂人们的衣裳和嘴唇。

只等太阳渐渐西斜,海风渐渐清凉,众人默契地披上外衣,紧扣衣领,戴上小帽,彼此紧紧挨着,任日影越拉越长。等天空变得通红,原本青翠鲜亮的大地也渐渐变得深沉起来。游人越来越多地从四方涌到岩石最顶端的宫殿上来,成群结队地相拥而坐,整齐地排列在残垣断壁上,彼此手牵手,肩并肩,挨挨挤挤地静默着,等待狮子岩上的日落。

天色迅速暗淡下来,绯红的云霞变成了墨团,景区的管理员们便开始有序地引导游客下山了。不知为何,整个景区居然没有一盏路灯。参观回程时已月朗星稀,在没有路灯的景区沙道上行走,那些洁白如玉的石头就成了我们回家的向导。

花麦

黄孝纪

我对当年村人常挂在嘴边说叨的一则笑谈记忆犹新。其意是告诫读书之人:纵然有了出息,也别忘本。

说是有一个进城念书的年轻人,某日回村,跟随父亲去劳作。其时路边土里的作物正茂,红红的秆子,开着白色的繁花,他便打着城里学来的腔调明知故问:“这红秆秆打白花,是什么东西?”老父一听,火了,这个死崽,才进城几天啊,就忘本啦?随手捡了根棍子,劈头盖脸就是一顿好打。年轻人痛得边逃边用方言嚷嚷:“救命啊!花麦土里打死人!”父亲追着骂道:“你个畜生!还晓得这是花麦啊!”

每次大人们眉飞色舞讲起这个笑话,伴着夸张的表情和动作,听者和说者无不哈哈大笑。我那时还小,却也已读书,这笑话自然会引申到我们这些乡村读书孩子的身上,被加以告诫。那个时候,还是大集体生产,花麦的种植在故乡十分普遍。对于这种农作物,我自然也很熟悉。

花麦的学名叫荞麦,也是那时乡间的重要粮食作物。因其耐贫瘠,产量

低,村里多是种植在挖垦后的油茶山上。又因它的生长期短,从点种到收割,才一百天左右。故村人一年常种两季,春种一季,秋种一季。

清明节之后,点种春花麦。花麦种拌进草灰火淤,一抓一抓丢进撩成土行的山岭上,以松土覆盖。以后无需施肥和管理,任其自然生长,开花结子。花麦的植株很耀眼,光滑红亮的圆秆子,状如香棍,高一二尺许,上部多分枝,叶片若三角形,有小孩子的巴掌大。待到开花之时,山上的绿树空地间,就像浮着厚厚的白雪,异常靓丽。

在我故乡往南的深山数里外,有一个小村叫花麦冲,田少土少,多种花麦。据说那里出产的花麦,是我们周边品质最好的。也不知何故,在村人日常的口头词语中有一个“花麦嘴巴”的专有词,略带贬义,指代那些尤其能说会道之人。

花麦结子成熟后,连秆割了,用箩筐筛子挑回村,铺在禾场上晒干。打花麦有专门的花麦棍,多是笔直的油茶树小枝条,长二尺许,手指粗。打花麦

时,每人双手各执一棍,蹲于地上,对着面前拢成堆的花麦梢头均匀敲打,那些三角状的黑色硬壳小籽粒,便纷纷脱落下来。花麦秆是农田的好肥料,花麦籽则用风车除杂质。

紧接着,山上的花麦地重新挖垦一番,点种秋花麦。

在故乡,花麦多用手磨推成粉,蒸花麦饺粿。花麦壳坚硬而粗糙,推成粉后,需用粉筛筛除碎壳。白色的花麦粉以冷水和浆揉团,略带盐味,再切成三指宽、中指长、手指厚的长方块,放在高粱秆做的笪屉里蒸熟,就成了黑乎乎的花麦饺粿。花麦饺粿很好吃,软硬度介于高粱饺粿与糝子饺粿之间。

花麦具有利水的药效,在乡间,以老花麦籽熬水喝,是治疗水肿病的良方。

同许多杂粮一样,分到户之后,随着水稻亩产量的提高,花麦的种植逐渐在故乡消亡了。即便那个富有盛名的花麦冲,大概也是徒有其名了吧。不过于我而言,“花麦土里打死人”的笑谈一直铭记在心,并时时提醒自己,别忘了是一个乡下人的儿子。

棟香满庭

谭续

在我的成长过程中,有两棵苦楝树一直与我默默相伴,尽管它们不能言语,却见证了我由青涩孩童茁壮成意气风发之青年的蜕变。而我也目睹了这两棵树由树苗长成大树的全过程。我和这两棵树一同成长,一同经受了我家的家庭变故以及悲欢离合的时光。

苦楝树是我和姐在儿童时代栽下的。俗话说:“门前种竹,子孙享福。”我和姐不谙世事,没有种下竹子,却种下了苦楝树。邻居说,种下苦楝树,必然结苦果,不吉祥。我们不管这些,只希望苦楝树长成撑天大树,带给庭院满地的绿荫。

苦楝树是在母亲去世那年被我和姐移植到院子里。那个冬日的上午,我们扛着锄头来到屋后的山上,在杂树丛生的山坡上,我们发现了两棵苦楝树苗。苦楝树是幸运的,它遇到了我们,不然只有长在灌木丛里等着被砍去当柴烧。苦楝树极易成活,山上的苦楝籽被鸟儿叨落下来,就在黄土地萌芽生根。

苦楝树干纤细,只有一两根细小的枝杈,光秃秃的,不及九岁姐姐的身高。我们怕伤及树的根系,挖得小心翼翼。为了保证树苗能存活下来,我们让树根裹着一层厚厚的黄泥。

苦楝树有点贱,但得到了我们姐弟俩的关爱,想来它俩是幸福的。苦楝

树每天可以等到我们关切的目光,可以领略到我家飘起的炊烟,看着姐和我背着书包从它身旁蹦蹦跳跳地走向学校。一个春天的早上,我最先看到苦楝树冒出第一片嫩芽。我把正在梳头的姐姐拖到院子里,我们欢奔雀跃,发出一阵阵欢快的叫喊。在以后的日子里,苦楝树势不可挡,蓬勃生长。我们看着树杆一天天变粗,树叶越来越繁茂。

我和姐长高了,树也长大了。长大了的树,带给庭院满地的绿荫。树叶浓密,就有鸟来,庭院就溢满了鸟儿清脆的叫声。苦楝树早已习惯了这种声音,如同看惯了姐姐准时升起的炊烟。苦楝树早已习惯了鸟儿在枝杈间飞来窜去。我亦习惯了这种声音,看惯了鸟儿在树枝杈间的追逐嬉戏的情景。

春天和秋天的距离,不是太远,日子如水一般流走,苦楝亭亭如盖,姐姐也是英姿勃发,当初那个黄毛丫头不经意间出落成一个大姑娘。没有母爱,没有人替姐梳发扎头,没有花衣裳装扮,姐依然素面朝天地长大了,在苦楝树关切的目光中长大了。

一直到姐出嫁,离开这个所谓的家时,我才看清,姐对院中的苦楝树用了那么多的情感,向我传递出那份对家难以舍弃的眷恋。那个夏天,苦楝树花开得比往年要繁盛些。在满院浓郁

的花香里,姐被一个称作姐夫的瘦削的男人领出了我的家门。

没有姐的家,满屋清寂的光阴就蔓延开来,我和苦楝树都变得沉默。我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个夏日的午后,我发着高烧躺在院中苦楝树的树荫下,是姐从外面回来把我抱进家里。

几年又过去了,我离家也越来越远。远在外地求学,似乎我也不太在意苦楝树的存在了。

1995年的夏天,院中的苦楝树花开得比任何一年都要旺盛,鸟儿在树枝间叫得更加欢闹。苦楝树花释放出一种令人停留贪吸的清香,满枝上都密集着一团团比米粒稍大的紫白花儿,从清晨一直到香到夜里,把一片祥和轻柔的馨香撒满整个院落。这一年的秋天,我上了一个师范大学。

1998年,我大学毕业之际,父亲在那个寒冷的正月安然地辞世了。庭院中的苦楝树光溜溜的,在寒风中瑟瑟发抖。父亲没有等到苦楝树在那个春天绽出第一片嫩芽,以及枝繁叶茂时带给满庭的绿荫。

参加工作后,我就更少回到这个所谓的家了。在多少个不眠的夜里,我竟然发现在那个庭院里竟然有那么多的细节可供我回味和品读。姐姐那纤瘦的身影,院中清浅孤寂的时光,以及苦楝树留给这个世界也留给我的满庭的清香。